

歷史空間

士子夢劍斬士子

劉誠龍

使白居易在我手，定拍驚堂木，發籤拿人。這是杜牧先生發的狠話。白居易與元稹喜歡搞身體寫作，昨天與鸞一起燕燕了一回，寫入詩中傳播，今天與卿卿一起我我了一次，記入日記吟詠。太庸俗，太低俗，太媚俗，豈能讓三俗敗了中華五講四美？杜牧小白居易近四十歲，白居易當了成功人士，車子票子妹子同登科正盛，杜牧還是憤青，正在那裡苦讀聖賢書，白居易的三俗詩歌污染了他純潔的心靈，哪能讓他氣憤？「嘗痛自元和以來，有元白詩者，纖豔不逞，非莊士雅人，多為其所破壞。流於民間，疏於屏壁，子父母，交口教授，淫言褻語，冬寒夏熱，入人肌骨，不可除去。吾無位，不得用法以治之。」杜牧尚未成功，冬寒無軟玉溫香暖身，夏熱無紅袖添香扇涼，叫他怎麼過得？杜牧就發狠話：我若當了網管員，我若做了文化法官，不說定斬白居易不饒，最少也要跨省追捕，關他三年五載。

「使此老在今日，寧得免耳？」一般人認為，愛使用「我若當位，我就殺了某某」這種句式者，只是宋元璋者流，其實不然，文人也最喜歡這種敘事手法的。清朝章學誠是大學者，雖然官至國子監典籍，然而士子還是愛把他劃歸同類項，將其歸屬知識分子的，章學誠一生致力於講學著述，最所長者是編修方志，這個不過分求官只求做士的大儒，也曾立志做「無毛黨」，刪一帖不用給他五毛，一毛他都不要，也發誓要使頁面乾淨，再使風俗淳樸。袁枚以詩學主盟東南詩壇，辦了詩歌培訓班，招收了很多女學員，「吳越大家閨媛，執稱稱女弟子者，至數十人，一時謂為盛事。」本來詩歌無有性別，文化不分雄雌，男人吟詩可，女人何以不可？袁枚大力提高國民文化素質，國民都是謂為盛事的，章學誠老先生卻是見不得，「獨會稽章實齋學誠，深惡而痛絕之。」不但作文要痛斥，「於所為筆記中痛斥其非」；而且做夢擬將男女女通殺：我若當位，連袁枚連其女學生，一起幹掉，以補世道人心。

王漁洋也情同章學誠先生，做過這種夢。王漁洋人不壞，自身操守是蠻好的，其創詩論「神韻說」，獨開文學流派，一時門生半天下，詩友數百人，他立足詩壇達五十年之久，被尊為「一代詩宗」，呼為「文壇領袖」，總之，是國學大家，是大知識分子，只是王漁洋先生對待士子，也愛搞黨同伐異，非我者欲殺。吳地有吳風，吳風有三俗：門馬吊牌，吃河豚魚，敬五通神。人家喜歡玩牌，礙着了誰？人家愛吃河豚魚，干卿何事？人家有自己的宗教信仰，也是蘿蔔白菜各有所愛，但是王漁洋覺得與他不同調，他就萌發殺機，「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，門馬吊牌，吃河豚魚，敬五通神，雖士大夫不免。恨不得上方斬馬劍，誅作俑者。」陶潛愛菊花，世人愛牡丹；王漁洋愛動奮，士大夫愛休閒，這才是生活，這才是社會，這都是可以共生共存的。國學何以欲殺西學而後快，西學何以欲絕國學而



王漁洋畫像。

網上圖片

普天下欣喜？大狗咬叫，小狗要叫。而王漁洋卻只許自己這隻狗叫，也是學霸作風吧。

其實說來，不能說學霸的理論是錯的，他們也許言之成理，話亦很對。比如王漁洋，他宣導神韻學，誰也不能說這錯了；他不玩馬吊牌，天天要讀聖賢書，這也很對；他不敬五通神，要敬孔夫子，也是無限正確。只是人文方面並無標準答案，思想方面也無唯一真理，公有理，婆也有理，路有千徑，理有八方，幹嘛只能讓人信仰你之一理？欲人信仰你之一理，也是可以，說得人家心服口服，人家就服，為甚要向上去借問方寶劍誅非我族類？

單是學霸，也許是不可怕的，學霸生了一張口，學者也長了一張嘴，打口水戰，誰都打得。但別以為學霸只是學霸，學霸之霸，霸在其可以動用資源，喜歡借重權杖。歷朝很多文字獄，很多其實是學霸給織就的。皇帝日理萬機，夜理萬機，未必天天拿起別人的詩集來讀，那些帶着諷刺的句子，作者會主動呈給皇帝看嗎？多半是不會的。學霸有權，直接殺士，無權哩，則手持「清風不識字，何故亂翻書」詩集送到皇上辦公室，對其詩之微言義象，向皇上打耳語打小報告，將「世間惟有墊龍知」解釋為「陛下飛龍在天，賦以為不知己，而求之地下之墊龍，非不臣而何？」者之人，不是別人，恰是士子。學霸成霸，源自他們向皇帝借問方寶劍，「恨不得上方斬馬劍，誅作俑者。」

當學霸做士皇，確是很多士子最大理想，有些借不到權劍，或者立志要做反對派不好意思借權劍者，卻又要當學霸者，怎麼辦？夢中揮舞筆劍矣，很多自許或他推為大師大儒大學者，喜歡獨佔山頭，順我則抬，逆我則滅，他們頭頂左派首席或者右派巨擘桂冠，帽標國學大家或者西學大師名號，胸別意見領袖或者話題王者徽章，以權威自居，以真主自命，把自家理論封為常識，把他人意見斥為謬端，壟斷版面，掩殺異音，挑起事端，揮舞大棒，猛擊潛鼠，全力為本人或其團隊獲得超額話語權。

「待到秋來九月八，我花開後百花殺。」我的理論確定之後，則夢想等到九月八日秋斬時節，將其他思想一併斬殺，這是多少士子的美夢啊。所謂百家爭鳴，所謂百花齊放，莫說諸多既在位的宋元璋不容許，莫說諸多待位的黃巢不容許，縱使是同為知識分子同在思想着的諸多士子，恐怕也是不容許的吧。

互棚閑話

李恩柱

計算方法

後人一直說，明朝官員的俸祿太低了。這話的背後究竟潛藏着甚麼深意，我們不是很清楚。聯繫到明朝後期，官員大肆貪污受賄，似乎在告訴人們：薪俸低，會導致貪污。

縹緲的社會現象，真讓我們不懂經濟的人看得眼花繚亂。比如宋朝給官員的俸祿那麼多，也有人貪賄；明朝一直被後人視為「薄俸」，明太祖時代廉潔的人卻很多，但明太祖不滿足，他要建立一個沒有貪佔的完美社會，貪一點就殺無赦。他去世之後，朱家子孫似乎堅守着老祖宗的規矩，實際只是名義上的，各種條文鬆動了許多，可是貪污者也隨着多了起來。俸祿與貪污究竟是甚麼關係，真是一道複雜難題。

薪俸是如何確定的？是不是皇帝吃飽飯打個飽嗝說，正一品官員每月支米87石吧。其實不這樣簡單，一個社會的俸祿是微薄還是豐厚，並不是個孤立的數字，而是與社會收入相關。雖然顧炎武說「自古百官俸祿之薄，未有如此者」。但他並沒有把俸祿薄視作明朝貪風之熾的單一原因。顧炎武認為，刑法太輕與官俸太薄結合在一起，才導致明代官場貪婪和無恥之風瀰漫。黃仁宇《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》，也多次提到明朝的俸祿，提到腐敗。不過他沒有專門慨歎於此，倒是也指出當時社會資源匱乏這一現實。薄俸必致貪瀆之說，儼然已是一些學者的結論。

古代學人和今日研究者的計算方法，在朱元璋眼裡，可能匪夷所思，然而可能更理性，更科學，於後人更有益。素來，看清內裡，需要後退幾步，反思過往，不能只簡單頌揚。不過，看看朱元璋為甚麼這樣制定俸祿，是有好處的。對一些信息，你可以不同意，但沒必要隱匿不彰，這對後人沒有益處。朱元璋認為，他給官員的俸祿並不薄，正一品官員的俸祿是每月支米87石，一年就是1044石。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穀，要生產2620石的稻穀，則需873畝田。按一頭牛耕地50畝計算，需用17頭牛耕種，按一個人種田15畝計算，需要57個人耕作。收割之後，農夫要走很多路將未脫粒的稻禾挑回去。為了正一品官員每月87石米，老百姓不知要花費多少勞力和辛苦。朱元璋的視角，也許有點滑稽可笑，但它卻蘊含着一個天大的道理：官員的一切都是老百姓提供的，俸祿的薄與厚，不能脫離老百姓的生活水平。朱元璋時期老百姓的生活更苦，因此老朱本人不僅覺得俸祿不薄，相反，挺優厚。朱元璋說：「為官者既受朝廷重祿，尚無饜足，不肯為民造福，專一貪贓壞法，亡家果可怨乎？」

俸祿薄與厚，是個複雜問題，一句話不好說清楚，要把好多因素考慮在內。白居易說：「古者因人而置官，量賦而制祿，故官之置必稽人戶之眾寡，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，仰乎官足以理人(民)，人(民)足以奉吏。吏有常祿，財有常徵，財賦、吏員必參相得也。」(《中國古代人事制度》) 如果一味比較數目，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，大國與小國，窮國與富國，肯定差別很大，憑此便自傲自大或自輕自賤，太膚淺、太不科學了，比來比去，有甚麼意思？

俸祿厚薄只能相對而言，不可一概而論。明朝俸祿低還是不低，各有各的計算方法，不多提也罷。但有三點不吐不快：其一，不同的計算方法，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，計算者要捫心自問：你的方法是否科學。比如甲團體有二十人，乙團體有十人。甲團體員每人有一元錢，乙團體員每人有兩元錢，當然甲乙兩個團體都有二十元錢，於是甲隊自豪地說，我們和乙隊隊員一樣闊！或者乙隊隊員說，甲隊今非昔比，真闊氣了，應該承擔和我們一樣的義務。其二，薄俸致貪是個偽命題。任何社會，俸祿再薄，制定規則的人絕不會薄得讓人類活不下去。如果偏頗用類人的俸祿與神仙的日子，今天包「二奶」，明天包「三奶」，整天嘍嘍薪水水太薄，要「高薪」才能廉，那是為貪污找藉口。貪腐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因素，是體制問題。有清一代，官員的俸祿銀之外還有「養廉銀」，且「養廉銀」是俸祿銀的成十上百倍，但官員仍貪墨不止，「廉」沒有一點蹤影。其三，權力者制定規則要想到老百姓，具有話語權的人也要想到老百姓。俸祿高還是低，要看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，不要眼觀富國，然後幾句空夢囈般的話。(誠貪·九)



唐玄宗 網上圖片

蒲扇一樣的耳

讀《劉賓客嘉話錄》，看到關於唐玄宗的一段文字。「德宗降三日，玄宗立於高階上，肅宗次之，代宗又次之。保母擁抱德宗來呈，色不白晳，耳僕前。肅宗、代宗不悅。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，玄宗一顧之，曰：「真我兒也。」」這段文字，當年由劉禹錫講給別人聽，提到的是唐王室四代同堂的往事。想當年，唐德宗出生才三天，就被抱來給父親、祖父和曾祖父看。這本來是一件喜事。但，德宗生下來，皮肉不白，而且透出一種養尊處優的富貴氣來。德宗非但不是一樣，還長着一雙蒲扇一樣的耳。

「真我兒也。」這，是一個充滿智慧的老者所能表達的最真實的感受了。——孩子是否方頭大耳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是唐王室的子孫，是未來的皇位繼承人。就像今天，很多家長看待自己的孫子，他可能會說，將來有沒有出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第一要健康，第二要快樂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權力往往與血腥和暴力不可分割。隋文帝楊堅，當年奪的是自己外孫的位子。楊堅的兒子，把他的女兒女婿也斬除根了。隋朝如此，唐朝更為血腥，李世民兄弟爭個搶奪帝位，在老多身體還好的時候，就互相屠戮。史書上說，玄武門之變，李元吉曾經多次拉弓，準備射死李世民，但最終都沒有成功。後人分析道，事先肯定是有有人在李元吉的弓上做了手脚。——我卻不這麼看，實際上，在李元吉和李建成兄弟兩個進宮，本來就是被動的。在生死危機關頭，李元吉未必能想到「二哥哥的想把他們一塊除掉。面對手足之情，建成和元吉未必就能夠下手了。倒是敬德一幫人，為了富貴，賭了一把。」

重感情的人不應該玩政治，這是一個千古不變的規律吧。

古典瞬間

漫說拜匣

古代的官員士紳、文人商賈往來拜訪，有一整套繁瑣的儀式。來客須先呈上寫有自己名字及功名官銜的名帖，由主家的僕役呈交通報，主人根據名帖上的信息決定是否接見，然後才由僕役領着客人到前堂就坐，主客寒暄敘談，敬執賓主之禮。在這一個過程中，拜帖是很重要的信息載體，為了令拜帖顯得莊重而考究，不使出現壓疊形成的皺褶疊痕，有身份地位的來客，會用一隻專用的小木匣盛裝拜帖，一來顯示對主人的尊重；二來也通過這種用具有間接地告訴主人，自己是甚麼身份檔次，財富地位如何。這種專門用來盛裝拜帖的木匣也是眾多文房用具中的一種，稱之為拜匣，又名拜帖盒。

用於收納小型器物的箱匣在中國有着數千年的應用歷史，主要用途是用來貯藏珍貴的物品，如貴重文書、珠寶首飾，專門獨列一類，形成拜客送禮時放置名帖的拜匣，是在工商業繁榮的明代。此時的商人，堆金積玉，生活奢靡，文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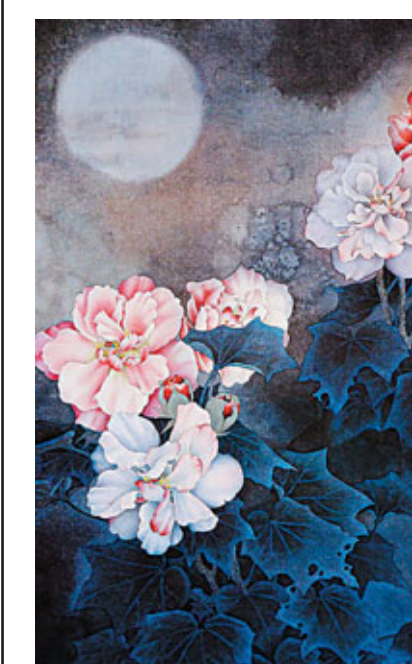
心靈驛站

陸蘇

月下看花

切。這樣的夜晚，僅有眼睛是不夠的，要讓所有的感覺都來圍花而坐。每個手指都似乎有衛兵站崗，絕對的敏銳。每一個毛孔都豎起天線，分辨着各種花香裡哪怕是針尖大小的區別。亂亂的樹葉像白天多餘的話，緘口不語。沿着花香走近。花和葉、枝、刺都睡入了一種顏色，花的艷麗在月下沒有一絲優越性。花必須以它獨特的氣息和靈性，給賞花人一種意念，一張貼在腦海裡的「工筆」。也許會把玫瑰譽為月季，也許會把杜鵑想成紫薇……在那麼多絕對可能發生的誤會裡，我的心充滿着白天從未有過的、因花而生的、幻想的驚喜。

月光下的花們，有熟悉的陌生，像多年前在曬坪上看的黑白電影，那麼熟知的情節，又那麼遙遠的無邪心情。還有那背了幾里山路的小板凳，蹣跚被一場電影



月下看花。 網上圖片

花開的夜晚，月光格外如水。與夜共一雙鞋，散步。這時的生命在月下的花間悄悄張開和呼吸，以極樸素的方式，以黑白的視覺。月下看花，月光冰一般透明，花香極親

士子也不再清高，也主動與縉紳巨商、名工巧匠、知名藝人交遊往來，彼此關係密切，名片成為了人們交際應酬的常用之物。每遇節慶，交遊廣闊、分身乏術的人士，就會差遣僕從拿着自己的名片四處拜賀，稱之為「飛帖」或「空帖拜匣」。為了不令這種拜賀顯得苟且草率，於是就有了外表裝飾華麗、專門盛裝名帖的木匣，既顯得氣派，同時也更為莊重。《儒林外史》的第42回：「隨後一個人，後面帶着一個二漢，手裡拿着一個拜匣。」就是這種世俗文化趣味的真實反映。

拜匣的材質及精美程度，也是彰顯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徵，因而所用材料大多為名貴木材，如紫檀、檀香木、黃花梨、金絲楠、烏木，也有玉、琺瑯、漆器等材質。其結構通常都很簡單，就是一個上下開合的扁形小木箱，為了便於攜帶，箱的四角常包鑲有銅片加固，箱口設有鎖扣，在遞送重要物件時，可上鎖防止丟失。一些拜匣的外盒部分，還常有繪畫、雕刻、鑲嵌等裝飾加以美化，

做工精美，紋飾優美動人，堪稱精美的藝術品。到了清末民初，電話和汽車的出現，使得拜匣的功能性下降，甚至出現了一盒多用的情況。如女性作為首飾盒，用於存放貴重首飾，男性用來盛放文具等等。但是在一些比較正式的場合，如男女雙方洽談親事，須進行生辰八字比對，抑或遞送聘禮禮單，都需要用上拜匣，以示盛大而鄭重。乃是秉承傳統文化習俗的富貴人家不可缺少的用物。收藏拜匣的一個要點，就是能準確地判定其所屬的年代。這是一個系統的認識過程，需要從用材、式樣、紋飾、構件等多個方面進行綜合考察判斷。對於藏家的眼力以及對文玩的歷史淵源了解，都是一種考驗。

這些，我們都不得而知。倒是這個堪稱政治古董的老人，面對出生才三天的孩子的一句話，讓人感到帝王之家與百姓之家的某種相似之處。愛護玄孫的李隆基，此時真的是一個願養天年的老翁了。劉禹錫要說的，大概是所謂天命。我們看到的，卻是人性。

不僅如此，逃到四川的玄宗，不久就見識了自己兒子的厲害。肅宗在靈武即位，事先並沒有通知父親。他的做法，無異於給了逃難中的父親背後一刀。後來，肅宗和永王李璣再次內訌，手足相殘的悲劇再次發生。

到了德宗出生的時候，代宗做了皇帝，肅宗也成了太上皇。一家三個皇帝，再加上將來還要當皇帝的德宗，看起來其樂融融。肅宗和代宗不喜歡剛出生的德宗，我們可以理解。而玄宗的「真我兒也」這一句，又何嘗不是一個老人發自肺腑的真摯情感？又或者，昨夜，玄宗再次夢見了死去的貴妃、永王李璣，或者是，他長輩的長輩建成、元吉？

但是，經歷了腥風血雨和無數宮廷鬥爭的唐玄宗不這麼看。面對孩子，他只說了一句話：「真我兒也。」這，是一個充滿智慧的老者所能表達的最真實的感受了。

德宗降三日，玄宗立於高階上，肅宗次之，代宗又次之。保母擁抱德宗來呈，色不白晳，耳僕前。肅宗、代宗不悅。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，玄宗一顧之，曰：「真我兒也。」

這，是一個充滿智慧的老者所能表達的最真實的感受了。——孩子是否方頭大耳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是唐王室的子孫，是未來的皇位繼承人。就像今天，很多家長看待自己的孫子，他可能會說，將來有沒有出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第一要健康，第二要快樂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權力往往與血腥和暴力不可分割。隋文帝楊堅，當年奪的是自己外孫的位子。楊堅的兒子，把他的女兒女婿也斬除根了。隋朝如此，唐朝更為血腥，李世民兄弟爭個搶奪帝位，在老多身體還好的時候，就互相屠戮。史書上說，玄武門之變，李元吉曾經多次拉弓，準備射死李世民，但最終都沒有成功。後人分析道，事先肯定是有有人在李元吉的弓上做了手脚。——我卻不這麼看，實際上，在李元吉和李建成兄弟兩個進宮，本來就是被動的。在生死危機關頭，李元吉未必能想到「二哥哥的想把他們一塊除掉。面對手足之情，建成和元吉未必就能夠下手了。倒是敬德一幫人，為了富貴，賭了一把。」